



我生命的

wo sheng ming de yu lu yang guang

# 雨露阳光

廖琪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我生命的

wo sheng ming de yu lu yang guang

# 雨露阳光

廖琪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生命的雨露阳光 / 廖琪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360-6868-1

I. ①我… II. ①廖…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4842号

出版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李 谓  
技术编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林露茜

---

|      |   |
|------|---|
| 书 名  | 我生命的雨露阳光<br>WO SHENG MING DE YU LU YANG GUANG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br>(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br>(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
| 开 本  |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
| 印 张  | 5.25 1插页                                      |
| 字 数  | 130,000字                                      |
| 版 次  |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25.00元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 目 录

- 爸妈，你们在天堂还吵架吗？ 1
- 我生命的雨露阳光  
——和恩师李作辉在一起的日子里 92
- 珠海杂忆 107
- 她、他和他们……  
——有关我过去的点滴 114
- 大好人庄世平 118
- 我和《庄世平传》  
——写在《庄世平传》第六版出版之际 139
- 真实和雅量 147
- 脚踏实地 放飞想象 149
- 品味陈沂  
——《时光的柔波》序 152
- 笑骂由人  
——《我生命的雨露阳光》后记 157

## 爸妈，你们在天堂还吵架吗？

### 关于母亲

我们姐妹兄弟五人，自牙牙学语始，便管妈叫“姨”。

为什么呢？妈和姨虽在同一辈分上，但在亲情的程度上，显然相差十万八千里。

母亲没说，奶奶、姑妈、爸爸也都不说，似乎天经地义。

习惯成自然，我虽然内心有些疑惑，有时候也很想称妈一声“妈”，但反而感到拗口，极不自然，也就作罢。

也许真的没有什么，“妈”和“姨”都仅仅是个称谓而已。谁说不能将“妈”当“姨”称呼呢？法律里见不到这样的条文，祖辈们似乎也没有留下硬性的遗训。

但这个疑惑却伴随了我大半生，挥之不去。也许是妈的出身卑微。据说我家的祖籍在四十多里外的潮阳县，直到曾祖父那一辈，因普宁县衙需要一名师爷，曾祖父被荣幸选中，全家才迁徙过来。普宁县城洪阳镇四面环山，北边正对巍峨的铁山，是玄学称为“盘底珠”的风水宝地。清朝末期，洪阳镇也真的出过一位大人物：方耀。此人官拜两广水师提督，汕头、虎门、北海等要塞的炮台都是他主持修造的，慈禧太后曾亲自接见过他。方耀功成名就之后，相中了洪阳镇最东边最向阳最中心那块上千亩的

土地，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建起了富丽堂皇、傲然于潮汕大地的府邸：“德安里”。德安里的建造费用有多少，据说连方耀自己也说不清。他先是在府邸最北边砌了个近亩宽的园林式的池塘，把多年的积攒用六辆马车运来，倒进池里泡在水里。此后连年的官禄田赋也都随时倒入池中，建造府邸的一切费用，便由管事人随时打捞上来，用高头大秤称出斤两，交付支出。每笔费用都十分巨大，如果一块银元一块银元地清算，实在太费神费力了。据说当下一些地下钱庄或赌场，因数额巨大，也常常用大秤称出斤两，由斤两计算币值。比如一百万人民币的百元大钞，有三十斤重……用池塘作为金库，此乃中国封建官员极尽奢侈极尽夸张的杰作，空前而绝后，也许寓意“聚宝盆”吧？德安里建成后，聚宝盆便成了养鱼池。府里的主人除了买来锦鲤一类的观赏鱼，也喂养一些淡水鱼食用。因为刚买来的淡水鱼太腥太肥，所以都要在鱼的尾巴上留下日期记号，养上十天半月之后，才捞上来开膛烹煮享用。德安里历经近两百年，解放后曾被人民政府没收过，除了住人，还曾作为普宁第一中学的校舍课室，我就曾在那里虚混了五年光阴。如今的德安里已归还方家的族人后裔，正逐步修缮恢复原貌，并被划为三A级旅游点，每天都接受着各不相同的游客或惊讶、或赞许、或羡慕的眼光和叹息。

曾祖父在县衙师爷的位置上无疑是有些风光的。洪阳镇近二十万居民中，有一半以上姓方，其他杂姓的家族也有上千人上万人，唯独我们廖家是单门独户。但在光绪末年，廖家居然在距德安里仅隔两条巷一条街、不足三百米距离的镇中心，建起一座二进六房的“四点金”大宅。只可惜，三代人过去，直到我父亲，廖家都是单丁独脉。据说这是因为“四点金”大宅坐南向北，太阴的缘故。还有另一种说法：在建造大宅时，家里与工匠产生了一点误会。大宅兴建始终，廖家本来都极尽礼数，每天都大鱼大肉款待之，但久而久之，多疑小气的工头就发现了一个秘密：

饭桌上只见鸡肉却不见鸡肾。嗜好鸡肾的他，心怀怨恨，于是在大宅即将建成之际，于屋脊处埋下了一把匕首，存心要断廖家的血脉。直到大宅建成，收拾完细软，清算完工钱，深知工头嗜好鸡肾的曾祖父把一大包煮熟晒干的鸡肾送到工头的手上，工头才心知自己的多疑小气带来的恶果，但覆水难收了……我父亲出世之前，爷爷已经出洋过番，曾祖父眼看廖家又是单传的困局，请风水先生看过，才知道了原委。于是又在近九十年前，把大宅推倒重建。如此说法似乎还有点根据，因为我家祖屋的地基比起同街同巷的其他房子来，高出近半米，显然是推倒下来的部分泥砖都填作了地基。当然，这也显露出曾祖父曾经是县衙师爷的身份——乡人有俗规，平常人家的地基只能高低对等；无端高出，轻则要遭受指责，重则引发械斗。

单传的困局着实困扰着廖家大宅的男人们，传宗接代、繁盛香火，自然而然地成为廖氏家族的头等大事。于是，母亲在六岁那年便被接进廖家，当了童养媳。母亲是如何进入廖家的？乡邻的传说实在过于凄惨，也因为传说——从来没人与我正式说过，我也就不再叙述了。但我是见过母亲的祖屋和唯一的姨妈的。母亲姓杨，娘家在相距不足六百米的邻村。杨姓在邻村也算大姓，但母亲的祖屋仅是杨氏宗祠偏西一处不足二十平方的小瓦房。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少年的我站在那处老宅边，心里充满了凄楚——小瓦房的后墙已经有部分断落，瓦片也掉落不少，开了天窗，阳光从屋顶漏了下来，屋角居然长出几条赤黄的茅草。唯一的姨妈据说患过小儿麻痹症，瘸了一条腿，走路如划船。我也曾到她离镇里五里多路的乡下婆家，姨丈是个五大三粗的农民，房屋倒有二十多平方的一间，但除了农具，家徒四壁。姨妈偶尔也到镇里卖几个鸡蛋买些油盐酱醋，每次都到家里歇歇脚讨几口水喝。也不管家里人给她什么脸色，她都自个拿张凳子靠在墙边喘着粗气慢慢地喝着水，那张我印象中一成不变的、布满皱

纹、写满疲惫和重压的脸上，此时却是格外的恬静和闲适。也许在乡下的日子里，她连喘息的机会都极难得。但有一次令我格外惊讶，姨妈拿过门槛边奶奶常在那里晒太阳时翻阅的《圣经》，居然轻声一大段一大段地抑扬顿挫开来。她识字！而且识得不浅！望着她满脸极其少有的闲恬神色，我想起她和母亲那间破败不堪的祖屋，脑门间蓦然掠过一抹浓重的寒意。她和母亲的家族肯定也是有些脸面的，只是命运过于绝情和无常了！莫非邻里的传说是真的？

为了尽快接上香火，母亲十二岁就和父亲圆房了。可以想象，从那一刻开始——也许早就开始了，曾老太爷、奶奶、姑妈和一众亲友，便把眼睛时时刻刻盯在母亲的肚皮上，期待着那突兀骤变的惊喜。只是，等呀等，漫长的八年过去了，这样的惊喜才姗姗来迟。但很不幸，第一胎是女的！两年后，第二胎还是女的！一个承担着一个世代单传的家族传宗接代重任的童养媳，此时此刻所要承受的冷眼、鄙视、怨恨，该是多么深重！我想，也许从大姐呱呱坠地那一刻，奶奶、姑妈一千人就筹划着让大姐称妈为“姨”了。如果这推测是对的话，那背后肯定是一个比“六月雪”还冤的大阴谋大冤案。我们是不是可以想象，在有人群的地方，母亲肯定是不敢抬起头来的，因为每个人的目光都可能是一把匕首，直接指向她的内心。这当然还要感谢父亲！如果他因为第一胎第二胎是女的，就忘记了在母亲那弱小的身体上辛勤不懈地耕作，也许上面说到的那个阴谋就真的变成了现实！这也许正是母亲感激父亲一辈子、心甘情愿在后来为他承受那么深重的苦难的原因了——这一切，当然仅仅限于我的猜测。

仅用了三年，廖家的第四代终于出世了。

那就是我！

天亮了！

上帝开恩！



那年，母亲二十五岁，父亲三十二岁。

不言而喻，我的到来，母亲由廖家的二等小媳妇一跃成为了廖家最大的功臣。据说，母亲唯一的嫁妆，便是一只用粗藤圈压的“花规”（绣花工具）。潮汕女人都是绣花的能手，母亲却比绝大多数女人更早地精通这门求生的艺术。我见过她绣花的情景，在专注的目光下，那左右手翻飞细瞄的精巧和纯熟，绝对是几近与生俱来的天工绝技。直到她逝去时，我还能触摸到她手指手掌上因为小小的绣花针磨下的厚硬的老茧。到了大姐二姐出生之后，也许绣花已不足以帮补家用，大白天母亲还要外出帮大户人家挑水、洗衣、舂米，绣花的活计只有留在晚上——奶奶和姑妈却仗着县衙师爷的祖德，除了绣花，从不做帮人挑水、洗衣、舂米的贱活。如今有我，奶奶认为母亲不该再做下人的贱活了。有时候母亲悄悄地把活接了，奶奶就会尖着声音斥道：“回来！饿了琪，你找死么！”语气很严厉，但也有几分疼惜。

我知道我的罪过深重，从呱呱坠地到七岁，我都是吸吮着母亲的奶水长大的。母亲稍有怠慢，我就嗷嗷直嚷，害得母亲不少被奶奶斥责。但每次遭到斥责，母亲都昂着头，脸上闪着幸福的豪光。我依稀记得这样一个秘密：三年后弟弟出生不久，奶奶曾经硬是把我抱到她床上合睡，当我饿了哭闹着的时候，奶奶曾尝试着她干瘪瘪的奶头塞进我的嘴里。但我敢保证，我连应付式地吮上一口都没有，常常是哭闹得奶奶十分的无奈，只好向着后房充满怨气地喊道：“还不快来！”话音才落，母亲已推门而入。其实，只要我一有动静，母亲便早早地起床守候在奶奶的门外了。妈妈就在奶奶的床边抱过我，毫不犹豫地解开布纽大襟衫，把鲜嫩的奶头塞进我的嘴里。我顿时停止了哭闹，一边用力地吮咬着乳汁，一边得意地抽顿着两只小腿慢慢睡去。当我完全睡熟了，母亲又把我轻轻地抱回到奶奶的怀里。整个过程，奶奶都一声不吭，目光里，有些嗔怨，随之是柔和，等到母亲把她和我的



体温传递到她的怀里，她的眼里甚至透露出一丝的感激……这样的日子才维持了三个月，奶奶又实在消受不了我每晚两、三回的哭闹，把我交回到母亲的怀里。我一回到母亲的床上，父亲就自个打铺独睡了。从此，我在母亲的右边，弟弟在母亲的左边，各自占领着母亲的半边身体，以及那只滋润着我们生命的乳房。夜里，母亲的大襟衫都一直敞开着，以便满足我和弟弟随时随地、无休无止的索取。

在我出生之前，奶奶的房间就像廖家女王的城堡，必须有“特别通行证”才能通行，即使姑妈进出也没那么方便。她是小脚女人，除了绣花，每天都守在房里读《圣经》。在上午九点多的冬日，也偶尔坐在门槛上闭着眼睛晒太阳。只有父亲是她房间通行无阻的常客。记得1960年的夏天，一大早姑妈就来了。每隔一段时间，姑妈就要给家里带来一些如番薯、精糠甚至花生一类的农产品，帮助家里度荒。面对三年大饥荒，乡下已偷偷搞包产到户了。明知奶奶在房里，也明知奶奶的房门是虚掩的，但她就是不敢在奶奶没有同意的情况下推门进去。可任她如何敲门，房里却没有一点回应。原来昨天傍晚父亲带着我和弟弟到河里洗澡，回到家里又光着膀子坐在天井纳凉，结果我和弟弟当晚就感冒了。两个宝贝孙子生病了，最生气的是奶奶，最幸福的是母亲，最委屈的是姑妈，父亲却若无其事地继续着他“穷顽皮”的勾当——喝茶、打球、看报、吹牛。姑妈一直在奶奶房门边守到晌午，正准备回乡下婆家，“女王”在房里发懿旨了：“今天你就别走了，人家要看护两个孩子，家里得有人收拾收拾。”她从来不称呼母亲的姓名，“人家”的称呼已是十分尊重了。结果，整整两天，家里洗衣、买菜、做饭、挑水的活计都让姑妈一个人包下了，母亲只是在床边为我和弟弟喂奶、抹汗。记得第二天下午，西边的日头还在毒照，姑妈为了早点回婆家，早早就做好了晚饭，但一直等到掌灯了才见父亲打完篮球回来。“姐，下

次来时多带点花生来，我喜欢炒花生下粥。”吃饭前，一直在家里充当“小霸王”的父亲对姑妈说。那是大饥荒的年头，花生是奢侈品。我见到姑妈慢慢地，在饭桌边站起，拿起那只已在奶奶房里卸下糠饼的竹篮，就往门外走去。在回光里，我分明看到一滴泪水正从姑妈的眼里滴落到她的衣襟上。“姐——”父亲想追上去，奶奶把父亲喝回到了座位上：“别理她！明天我就给你买花生。”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奶奶对她的心肝女儿严辞厉色。

如果说奶奶的房间是“廖家女王”的城堡，她的桃木雕花眠床就是象征着至尊权力的宝座了。雕着福禄寿人物故事的镂金顶架上，一条条细硬的铁丝挂着一个一个小篮、布袋，里边装着姑妈或亲友送来的烤番薯、糠饼甚至花生或糖果。即使是父亲，也是不敢随意动一下小篮或布袋，他常常是拉着我进了门，用屁股一撞又把门掩上，然后极尽虔诚地对着卧在床边的奶奶说：“妈，我饿了。”奶奶总是又嗔又爱地盯他一会，再拍拍我的脑袋，然后按照她时下的心情选取某个小篮或布袋，拿出食物，布施给父亲和我。父亲和我从而就是一场狼吞虎咽，末了，还要用手袖把嘴巴抹干净，再若无其事地走出来。我想母亲早就知道房里是什么勾当，但她从来就视如无睹，装作毫不知情。弟弟出生后，也许没了对我一样的严格管教，他的胆子比我还大，有事没事都拉着我闯进奶奶的房里，床下玩捉迷藏，床上演猪八戒娶媳妇，颠过了就让奶奶给食物糖果——往往这个时候，奶奶都坐在床对面的太师椅上，惬意地欣赏一对“小魔王”的恶作剧。等到我们饿了，大多数时候，奶奶都会慷慨赠予，有时候却存心作梗。存心作梗时她就对着门外喊：“喂——孩子饿了！”母亲当然是立马放下手里的活计，慌不择路地闯进来，三下五除二地松开大襟衫的纽扣，让我和弟弟两只凶残的“小狼狗”不容分说地扑进她的怀里，任由我们作着至为疯狂的掠夺。此时奶奶的目光是慈祥的，母亲的神情是自豪的，尽管有时候我们把母亲折磨得浑身



冒汗、脸色发青。

记得我六岁时，母亲要过仅有的一次小聪明，也许还为了炫耀一下她比奶奶仅有的一点优越，当奶奶要她给我们喂奶时，她很是为难地说：“半个时辰前刚喂过，我怎么有那么多……”话没说完，奶奶已严声斥责了：“不给喂奶，将来孩子还跟你亲近么！”母亲马上服从了。也许，想到两个孩子给她带来的荣耀和尊严，想到她生存的价值与两个孩子息息相关，更还可能想到因这两个孩子，她有朝一日也将小媳妇熬成婆，母亲从此在给我们喂奶的问题上，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不管何时何地都毫不保留地让我们各取所需，各饱其肚。每逢元宵、中秋、春节，德安里的广场上都会放电影、猜谜或演大戏，她两只手各牵着我们两个，挤在人山人海，陶醉在难得的娱乐之中；每当我们口渴了或肚饿了，她都会顺势将我们的脑袋一按，让我们躲进她肥大的大襟衫里，在众目睽睽下上演她充满无私母爱的独特的哺乳方式。她此时还才三十多岁呀，但她的神色，却不见有半点的羞涩和难堪。

如此伟大无私的母爱，谁不为之感动！就连自恃高傲的奶奶，在她离世前的两年里，对母亲的态度也有了绝大的转变。过去都是我们向她索取食物，如今她常常把我们叫进房里，递过一块糠饼，撕成两半，或给两粒糖果，然后说：“这是你的，这是她的。”我也常常装出点小糊涂：“他是谁？爸爸还是姨？”这时候她的眼睛里一定荡漾出欢乐的浪花，一直在我的跟前跳跃闪烁，末了，仅仅在我屁股上轻轻一捏，再轻轻一拍。我总像欢乐的小鹿一样第一时间跑到母亲跟前，把一粒糖果或半块糠饼像战利品一般递到母亲的手上。“奶奶给你的。”我自豪地说。母亲的脸上顿时洋溢着极其难得的、既有憧憬又有满足的柔情媚态，总用长满老茧的手轻抚着我的脸，柔声说：“代我谢谢奶奶！”便把食物放进衣兜里去了。几次之后，我发觉，她把奶奶的奖

赏，都在晚上悄悄给了父亲。父亲真是老糊涂呀，总是不问底细，就大大咧咧地将食物一口吞咽了，连一句感谢的话也不说。知道了底细，我总是在将奶奶的奖品交给母亲的同时，缠着她当场吃下去。如果是糠饼，她常常是闻了又闻，然后高兴地说：“真香！我还忙，等会吃。”绝不吃半口。如果是糖果，她被缠得没法子了，也会剥开纸皮，用舌尖舔了一下，然后夸张地说：“太甜了太甜了！等下我煮了开水，和着吃。”又包上纸皮，放入衣兜了。我敢说，对奶奶的奖励品，她一次也没享用过。也许她觉得交由丈夫享用，欣赏丈夫心满意足的神情，才是最大的享受！也许她觉得她的一切连同两个孩子，都是丈夫给予的，她这一点点的奉献，绝对是微不足道的，必需的。

下面这个日子，十分特别，十分诡异——

1960年9月1日，我上学了；

1960年9月1日，妹妹出世了；

1960年9月1日，我和弟弟断奶了。

1960年9月1日，我长大了！

那天，阳光明媚，酷热难耐。一早，奶奶就破天荒颠着一双小脚忙开了。粥煮开不久，她捞起满满一碗米饭，再用另一只碗两碗口相对，漏出碗里的粥水，做成一碗高出碗面的饭团。随后，又亲自煎了两个荷包蛋。母亲破天荒地作壁上观，待到我洗刷完了，才拿出一套还透着浓重肥皂味的西裤衬衫，亲手帮我穿上。这套半新不旧的行头，挑自父亲的旧衣服，是母亲用了四个夜晚赶改出来的。家里有两个大衣柜，一个装全家人的衣服和一些杂物，像个杂货柜；一个是父亲专用的，西裤衬衫棉衣毛裤放得井井有条。据说这是沿袭大户人家的派头，家里主心骨人物的日常衣物都是专用的。这大衣柜由曾老太爷从原籍带来，先是他自己用，随后是爷爷，再是父亲，也许有朝一日还得归我。可惜的是，那套行头虽改动过，终归还嫌太宽太长，穿完裤子穿上

衣，我一不留神，手一松，又让裤子溜到脚趾跟去了。于是我和母亲的目光都盯住父亲腰间的粗纱腰带。父亲正喝粥，明知我们的用意，却装作糊涂。“你呀，记得裤子，忘了裤带！顺，晚上回来记得为琪买一条。”嗔怪完爸妈，奶奶蓦然把她腰间的红丝带一拉，再把裤头一摺，系严自己的裤子，然后把红丝带严严地系在我的腰间。“同绳同心，咱奶孙有缘哩！”显得格外开心。

全家人都看着我吃完饭团和荷包蛋，准备为我送行。我却坐着不动，怔怔的，有点呆。一个累积了七年的嗜好，怎么一下子就能改变呢？母亲和我的心是相通的，她一边对我说一边往房里走：“你来——”我内心一阵雀跃，快步到了她跟前。母亲背对着奶奶和父亲，解开了大襟衫。我马上钻了进去，一口叼住母亲的专属我一个人的右奶。这些日子是怎么回事了，母亲的奶水越来越少，即使我见她不停地喝水。我发了狠，用力一吮，随着半口带着些微腥臊味的奶水冲进喉里的同时，我感到母亲浑身一个强烈的摇晃，她赶忙用手抱住我的脑袋。就在我准备再吮第二口时，母亲说话了：“以后……恐怕……今天你就多吮几口，用力！”像担忧，像恳求，更像自责。难道上学了就不能喝奶了！要知道，我已深深地依恋着母亲的体温，深深地贪婪母亲那流自血管的带着腥臊味的乳液，天哪，我为什么要上学？我为什么要长大！我禁不住流下了泪水，却猛然间野狼一般地对母亲的乳房，用命一搏般的一吮一咬。随着母亲一声惊悚的凄叫，我毅然翻开她的大襟衫，离开了她的身体。父亲马上欢天喜地地把我翻骑在他肩头上，亲自送我上学。一路上，我一声不吭，却泪流满面。

我儿时的情绪，总是那么夸张易变，跌宕起伏。经过第一天别有天地的校园生活，下午回家时，我已忘记了早上的不快和委屈。才到门口，便有邻居告知，我又当哥哥了。我心里一阵欣喜，又感到惊奇，母亲怎么说生就生了呢？当然，近来揽住母亲

时，感到她的肚腹有些突凸，奶水越来越少……我三步并作两步窜到母亲床边，一把抱过她怀里包得严严实实的小妹，对她笑、对她唱、对她扮鬼脸，可她，连眼睛也不睁一下，仅仅是努了几努小嘴。母亲一直安然地看着我和小妹疯，等我又把小妹送回她怀里，她突然轻轻拉住我的手，恬然的脸上透出几分歉疚：“妹妹来了，你就……”往日这时候正是我和弟弟吮奶的时辰，我知道母亲要说什么，赶紧用小手捂住她的嘴巴。今天早上，是我错怪母亲了！我内心好惭愧，却尽可能像男子汉一样挺直身板。我要告诉母亲：我长大了，不该再吮奶了！母亲当然感觉到我男子汉的宣示，眼眶里竟蓄满了泪水。

突然长大了，我马上感到有些奇怪：这个时候，父亲或奶奶都应该留在母亲的身边才对，怎么能让母亲在阵痛之后却面对冷清呢？“姨，我给你倒杯水。”我找了个借口，走出房来。正好，姑妈从大门外进来，掠过个很不自然的诡异笑脸，便推开奶奶的房门，闪了进去。莫非父亲也在里面？我突然有一种莫名的警觉，轻轻走了过去，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奶奶、父亲、姑妈都正说着话，很轻，但听得清楚——

父亲：“……不管怎么说，都是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奶奶：“谁不知道是她身上的肉！可眼下，大人都吃不饱，拿什么养她！何况，她还得分给琪和文喂奶。”

父亲：“琪和文都该断奶了，外边有人笑话了。”

奶奶：“笑话笑话！我只知琪和文是咱家的血脉。”

父亲：“是不是听听她的想法呢？”

奶奶：“我还做不了这个主！娇，你说说。”

姑妈：“来的时候，我已让人骑脚踏车去报信了。大约再过两个时辰，就能见到人了。那户人家姓吴，一连生了四个带鸡鸡的，就差个穿裙子扎辫子的。介绍人说，他会带来20斤米50斤番薯，一手交货一手交人，从今以后绝不……”

十几分钟前我觉得我长大了，这时我更感到我成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突然冲击着我的胸膛：我必须留住小妹！我必须像一个强大的男子汉一样，宣告我生命中第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随后，我为母亲倒了杯开水送去，然后就正襟危坐在床沿边，积蓄着力量和勇气，等待着男子汉生命中的第一次出击。

房间里弥漫着浓重而陌生的血腥和苏打水的气味。直到二十几年后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才知道这是产房特有的气味。就着这气味，望着小妹那红嫩的一团，我竟然想入非非：小妹是怎么生下来的呢？是医生给母亲开膛破肚了？还是从母亲的屁股里掉下来的？女人的屁股掉得出一条生命来，男人怎么就不行呢？正胡思乱想中，奶奶亲自为母亲端来了饭菜。是饭团和两个荷包蛋，居然与我早上的规格持平！看着奶奶满脸虔诚的热烈的笑容，我突然感到了一阵莫名的厌恶，赶紧走到过道，继续漫游在自己有关生命繁衍的海阔天空中。

大约过了七点钟，天全黑了，弟弟闯了进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过母亲吃剩的一个荷包蛋。“你住手——”我拉住他的右手，他用左手拿过右手的荷包蛋，猛地塞进嘴里，还大言不惭：“今天我还没吮……”他没说完，已被我唬住：“从今以后，你敢吮姨的一口奶，我就扇你一个耳光！”他愣住在我跟前，想象不出发生了什么——昨天，还见到我们一起吮的呀！这时，奶奶笑容可掬地颠到了床前：“小亲亲，让奶奶抱抱，你爸爸你姑妈还没看过你的俊模样哩！”说着抱过小妹，径直往门外走去。

前厅里，姑妈掌着灯，旁边站着个乌黑的大汉，脚下放着半大麻袋的物品，却不见父亲。我知道他这时候一定是躲得远远的。既然做不了主，他何必留在家里丢人现眼！小妹同样是他的骨肉呀！

就在奶奶走到大汉身边，口上说：“这位兄弟，有劳你了——”她还没有把小妹递过去时，我已拉着弟弟冲了过去，挤



在他们中间。“奶奶，你不要……你不能……你……”我口上突然直打哆嗦。奶奶一愣，蓦地恍然：“小妹要去的地方，有吃有穿，有人疼爱有人惜，你们都要高兴呀！”“我……你……我不同意！”我这不经意而又充满血性的一喊，竟觉得自己真的、真的长大了。在我身后，我又听到妈妈虚弱而又凄厉的呼喊：“奶奶，我求你了。”血性冲击着我的脑门，趁奶奶不经意间，我一把从她怀里夺过小妹，转身就走。“你姨喂你和文两把口，再加上小妹一把口，不死也得半死！”奶奶有些气急败坏，又显得格外无奈。我用右手抱住小妹，用左手拉住弟弟，转过身面对她：“文，咱向奶奶保证，从此，我和你都不再吮姨的奶水了。”弟弟怔然，呆呆的。我的手指在他的肩上发狠地一捏。“我……保证。”他怯怯地说道。随后，我抱着小妹，直向母亲走去。母亲倚着门板，脸色苍白得白纸一般，整个身子就像要瘫下去了，眼睛里却露出宽慰欣慰的笑……

我生命中的第一个壮举，居然是为小妹而断奶。

晚上，我和弟弟都移到父亲的铺上睡觉。那晚，我第一次莫名地热血沸腾，很晚很晚才眯上眼睛。朦胧中，我听到母亲充满自豪地对父亲说：“你，还不如琪。”我全身的肌肉倏然都绷得紧紧的，似乎感到自己真的、真的充满了力量。

日子终于又趋于平静，母亲生下小妹十二天就下地收拾家什，二十天后已下溪洗衣挑水。记得小妹满月那晚，我和她共用一豆油灯，她绣花，我做作业。临睡了，我感到口渴，拿起水瓶晃了晃，没开水，正闷闷地走向床边，“琪——”母亲在身后轻喊。我转过身，迎接我的是她一双温柔婉约的眼睛。“要不，吮一口？”她本来已扁平的胸脯，又因为哺乳期显得格外的丰满肥饱，有一种喷薄欲出的感觉。我一愣，猛然钻进被窝里，似乎十分羞涩，又似乎十分勇敢，说：“姨，我已经长大了。”

就在这被窝里，我认定了我生命中第一个伟大的志向：从今